

第五十八章 大皇子來訪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事情的發展果然沒有出乎範閑的預料，那位如孤鴻一般在天下旅遊的慶國大宗師，還是沒有回到京都，葉家很沉默地接受了安排，被迫與整座京都的防衛系統脫離，當然，在中下層級的布置當中，他們還是殘留了一些實力，隻不過已經無法掀起太大的浪花，已經喪失了直接左右將來朝政的力量。

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後，葉流雲真的回到了京都，皇宮裏那位表麵肅然和藹的皇帝，一定會顯露他最狠厲的一面，拚著折損慶國的國力，也要將葉家直接除掉一個世家，掌握著京都重地，馬上要與皇子聯姻，最關鍵的是有一位大宗師作為堅實的後盾，隻要稍微表露出絲毫的反彈之意，都必須被強悍地壓製回去。

而最終葉流雲沒有回京，這就說明葉家很無奈地接受了當前的局麵。當然，陛下看在葉流雲的麵子上，看在葉家其實一直沒有真正減弱過的忠誠上，也不會讓葉家太過難堪。葉重仍然駐留在滄州，而且爵位軍功無一減弱，封賞更勝當年。

就連那位直魯的有些可愛的宮典，他犯下如此大的罪過，陛下也沒有將他嚴辦，隻是奪去了他的所有軍功職務，將他打了三十廷杖之後，貶為了平民。

葉家是很委屈的，但是為了慶國穩定的將來，他們隻好做出了犧牲，好在可以借機遠離京都這個是非之地，也不見得是件壞事。

其實真正最失望的，還應該是遠在信陽的長公主，和如今被軟禁在府中的二皇子。

“真是荒唐啊。”範閑看著沐鐵送來地院報。忍不住搖了搖頭。葉家暫退之後的京都布防，是如今朝廷裏所有人盯著的一件事情，京都守備一職，毫不意外地落到了秦恒的手中。而最要害地禁軍統領兼禦前侍衛大臣，這兩個向來由一人兼任的職位，卻被陛下一分為二。

禦前侍衛大臣暫空，據宮中傳來的消息，應該是洪老太監暫時管著。

而禁軍統領一職...竟然是大皇子！

範閑口裏說的荒唐，就是針對皇帝的這項任命，在這個時空的曆史中，向來極少有皇子出任禁軍統領一職的先例，原因為何？不正是怕那些膽大包天的皇子動用手中的兵奔起兵造反！可是皇帝卻偏偏將禁軍統領一職交給了大皇子，東宮還有位太子。這皇帝究竟是在想什麼？大皇子的生母寧才人是東夷人，這大位按理來講，是無論如何也輪不到他地。

沐鐵不敢接話。向範閑稟報了一下一處最近的工作，看著提司大人的神色似乎有些倦了，便趕緊告辭了出去。

“老師，歇歇吧。”在私底下，史闡立還是習慣稱範閑為老師。而不是大人，他看著範閑氣血明顯有些不足地臉色，心疼說道：“陛下下了明旨。讓你三個月內不得問院務...明擺著是讓您好好養傷，您卻偏生不聽。”

門師聖眷非凡，他這做學生的，也有些隱隱的驕傲。

範閑搖了搖頭，笑罵道：“你不在抱月樓呆著，天天跑我書房裏泡著是個什麼意思？”

史闡立苦笑了一聲：“那地方...呆著感覺總是有些不對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將他趕了出去，順便讓他喊鄧子越進來。

鄧子越進了書房，範閑的臉色馬上顯得凝重了起來。問道：“院裏對那個白衣刺客，下的什麼結論？”雖然他知道目前看來，自己根本不可能挖出陳萍萍心裏地秘密，但放著手中與老跛子幾乎完全相近的資源，而不利用來猜謎，實在是有些可惜。

鄧子越搖搖頭，說道：“陛下雖然在懸空廟上一口喊出對方身份...但是。”他苦笑道：“大人您也知道，陛下不是武道中人，他的話自然作不得準，四顧劍當年確實是有個弟弟，不過已經失蹤很多年了，天下人都在猜是不是被四顧劍

奪東夷城地時候殺死了。所以院裏一直很謹慎地表示反對意見。”

範閑微微一怔，有些意外監察院竟然沒有在陳萍萍的誘尋下抹平這條尾巴，還是說陳萍萍自信影子的真實面目不可能被人猜出，所以幹脆沒有做這些手腳？

“但是...”鄧子越說了第二個但是，麵露窘迫，“但是陛下既然說是四顧劍的弟弟，我們這些做臣子的也不好直接反對，尤其是不知道陛下的隨口一言，是不是牽涉到朝廷後幾年的動向。”

範閑笑了起來，慶國好武，天下皆知，去年自己在牛欄街被刺殺，陛下借此良機往北方出兵，占了一大片土地回來，結果現在所有的臣子都習慣了這位皇帝陛下栽贓找借口打仗的愛好，不敢隨便自作聰明。

關於懸空廟一事，按理講範閑應該親自去監察院一下那名小太監，看看那名刺客地屍體，但他知道這裏的水究竟有多渾，還在思考自己應不應該涉入的太深，另外一個原因就是：在目前的身體狀況下，包括父親大人在內的所有親人，都不會允許他出府。

他自己也不敢出，惜命如金的小範大人，如今體內真氣全散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收的回來，無比失望之餘，對於自己的人身安全更是分外小心。

當然，範閑不會將自己真實的境況，透露給任何人知道。

書房們咯吱一聲被人推開了，門外的護衛沒有任何反應，範閑躺在**偏頭望去，果然是婉兒與妹妹。

鄧子越見著夫人小姐臉上隱隱憤怒神情。知道自己應該走了，行了個禮，便恭恭敬敬地退了出去。以致於範閑想讓他代話傳言冰雲來府上一趟，都沒有機會說出口。

“說定了好好養傷。偏不肯省這個心。”姑嫂二人配合熟練地開始為他換藥，喂藥，一麵還在勸說著他。

範閑苦笑了一聲：“大約是這名字沒取好，總是閑不下來。”

何止是閑不下來？自從範閑出宮回家之後，範府馬上就變成了京都最熱鬧的門第，整日裏三院三寺六部的官員們絡繹不絕地前來探望提司大人病情，無數權貴紛紛登門，大臣們不分派別，都來示好，範府門口那條南長街上。馬車黑廂如雲，禮盒不斷如龍。

來範府地人，什麼珍貴藥物都可著勁兒地送。範閑一個人哪裏吃的了這些，除了些真正名貴的原材，其餘的都放到抱月樓處理了。

懸空廟刺殺一事，讓範閑重新成為了慶國最炙手可熱地大臣，而且比他突兀崛起。成為監察院提司時相比，此次有救駕之功做基石，要顯得更加紮實穩定許多。更讓慶國的官員們暗懼三分。

官員們都不是瞎子聾子，範閑受傷後被留在宮中這麼多天，而且聽宮裏傳出來的消息，範閑治傷那一夜，陛下似乎都沒有怎麼睡過如此恩寵，話說也隻有陳萍萍這個孤寡老頭才能比了。

很多人在小心翼翼地巴結著範府時，其實心中何曾完全服氣？尤其是那些勇武的年輕人，不免會嫉妒範閑的運氣太好，陛下遇刺的時候。自己為什麼不在陛下身邊？

“這回家裏撈了不少銀子。”範閑說的是正經話，並不是在開玩笑，前世的時候，一個區區縣長生個病，少說也要弄個好幾萬，更何況自己這等層級的大臣，又是在行賄漸趨表麵化的慶國。

“隻是苦了老爺。”林婉兒淡淡笑道，像哄孩子一樣喂了他一口藥，她出身何等高貴，當然不在意那些臣子們地諂媚表現。

養傷中的範閑，哪裏有心情去接待那些名為看病，實為示好的官員，但這些官員們各有來頭，便隻好苦了範尚書大人，每天除了例行部務之外，絕大部分時間竟是用來招呼客人。

範若若怨道：“這些人來一次不說，居然還輪翻著又來，也不怕招人煩。”

“各部大臣還是好地。”林婉兒忽然想到什麼，臉上露出佩服之色，看著範閑笑著說道：“最可怕的是那位太醫正。這位老大人真是位耐心極好的人，他來了四次，你都不肯見他。最後連陛下都傳話給他，你是不會進太醫院，結果他還是不肯死心。這不...剛才聽藤大家的說，太醫正今天又來了，正坐在那廂書房裏，硬是不肯走。一杯茶都喝成清水了，老爺連使臉色，他卻隻當看不見。”

她嘖嘖歎道：“真是個厲害人物。”

範閑苦笑了一聲，雖沒有說什麼，但對於那位臉皮厚度慶國第一的太醫正，也佩服地五體投體。在皇宮裏的那一夜，最開始太醫正對於自己的醫術根本沒有絲毫信心，卻絲毫不影響他偷偷留在廣信宮裏偷窺加偷師，待後來他發現範閑醫術地奇妙之後，更是下定決心要將範閑拉到太醫院，至少也要讓範閑將那些“古怪的醫術”傳下來，心誌之堅，連番登門，堅不離開，手段之無賴，實屬異類。

外科手術在慶國的醫者眼中看來，自然是神奇無比，但範閑卻清楚，自己當時隻不過是命大，而且有些關鍵的問題，導致了這門學問在如今的世界，實在是很難推廣。

他偏頭看了一眼正在旁邊小心翼翼地調整自己傷口處係帶的妹妹，忽然想到了某種可能，旋即卻搖了搖頭。

書房裏三個人呆著，氣氛正好，不料卻有人輕輕敲了敲門，範閑皺了皺眉頭。

“有客來訪。”門外的下人恭敬稟報道。

這下連林婉兒的眉頭也皺了起來，說道：“不是說了誰都不見嗎？”

...

這客不見不成，範閑滿臉苦笑看著不請自到的大皇子，說道：“在皇宮裏何等方便。大殿下沒去梅園看我，怎麼今天卻來了？”

林婉兒也嘟著嘴怪道：“大哥，現在府上人正多，你怎麼也來湊熱鬧？”

大皇子沒奈何地看著她。這個妹妹可是自己自小看著長大地，這才嫁了將將一年，心思都全在夫家了：“哪有這麼多好說的。”兄妹二人又鬥了幾句嘴，大皇子無奈敗下，使了招移花接玉，沉聲說道：“大公主也隨我來了，這時候正與範夫人說話，晨妹妹，你去看看吧。”

他嘴裏地大公主，自然是那位千裏迢迢自北齊來聯姻的女子。範閑微微一怔，倒是沒有想到這一對男女婚前就培養出了這般感情，而且宮中也任由他們成雙成對的出入。又想到自己在回程中與那位大公主的幾次談話，不由微怔。

林婉兒與範若若對那位隻聞其名，不見其人地異國公主也是無比好奇，加上知道大殿下一定有些什麼話要對範閑說，便起身離去。

書房裏安靜了下來。範閑微抬右手，示意對方用茶，輕聲說道：“恭喜大殿下。”

恭喜的自然對方出任禁軍大統領一職。大皇子雙眉一挺。旋即放鬆，淡淡道：“何喜之有？本王原先便是征西大將軍。”

範閑笑了：“雖說是降了兩等，但是禁軍中樞，與邊陲陰山，又如何能一樣？”

大皇子看了他一眼，不知道他說這話是不是隱著些別的意思，片刻後說道：“本王...不想做這個禁軍統領，寧肯去北邊將燕小乙替回來。”

範閑搖搖頭，心想陛下將燕小乙調的遠遠的。將葉家吃的死死的，防的不就是信陽那個瘋婆子，你去北邊，燕小乙當然高興，陛下卻會非常不爽。

“不要告訴我，大殿下今天來看我這個病人，要說的就是自己職場上的不如意。”他輕聲笑道：“我可以做一名稱職地聽眾。”

“不止是聽眾。”大皇子盯著他的眼睛，雖然沒有聽明白職場兩個字是什麼意思，“我想請你幫這個忙。”

自稱我了，不是本王了。

範閑注意到這個改變，心裏開始微感緊張，看來這位有東夷血統的大皇子是很認真地...在請自己幫忙。

天啊！

他在心底幽怨地歎息了一聲，看著大皇子說道：“殿下，禁軍統領何其要害地位置，陛下是信任您的忠誠，才有此安排。範閑身為臣子，豈能妄議？”

大皇子搖搖頭：“範閑，實不相瞞，回京之初，我對你頗不以為然。在西邊的時候，就聽聞京都出了位詩仙，但我可是位武將，從來不相信這些風花雪月之事，對天下黎民，朝廷上下能有何幫助...”

他接著話風一轉：“不過回京數月，看你行事狠厲中不失溫純，機杼百出之中尤顯才能。且不說你將老二整治的難受無比，單說那懸空廟一事，便令我對你的觀感大為改觀...”而在皇宮之中，你竟然能治好自己地將死傷勢”這位麵色微黑的皇子肅然說道：“如今我實在想不到，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事情可以難住你。所以這件事情，你一定要幫我。”

麵對著無數頂高帽，範閑沉默了起來，陳萍萍曾經說過，麵前這位大皇子與眾不同，從小就刻意地遠離宮廷，想離那張椅子越遠越好，如今陛下這個殺人不用刀的老鬼硬生生要將他拖進渾水中，也難怪他憤怒之中想要反抗。

而大皇子地勢力多在軍方，朝廷謀策上麵確實沒有什麼人才，隻是對方竟然找到了自己頭上，實在是有些出乎意料。

雖然範閑確實很樂於見到在這些“兄弟”之中，能有一人保持難得的胸襟與明朗，也很同情對方如今的境遇，但他依然很堅決地搖了搖頭：“殿下，非不敢，非不為，實不能也，範閑畢竟只是位臣子，監察院不可能去妄議朝政。”

大皇子歎了口氣，他今天來的本就有些冒昧甚至是冒險，隻是環顧京中，除了範閑。他能去找誰呢？難道說，自己終究還是隻能再去一次陳圓？

“陛下的心意已決，誰都無法改變，我看殿下也不用再去陳圓跑一趟。不過我有些好奇。殿下今日來...是如何下的決斷？在您地眼中，我應該也不是位與人為善的良仁之臣。”範閑似乎能猜到他在想些什麼。

大皇子緩慢地喝說了杯中的香茶，說道：“範閑，你瞞得過別人，卻瞞不過我，不要忘記，當時我也在懸空廟中...就憑你先救小弟，再救父皇，我就知道你是一個值得信任地人。”

範閑默然，沒有想到那個世界裏形成地價值觀。卻讓皇帝與大皇子兩個人，對自己都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信任。

大皇子今日來，也是想向監察院方麵表達一下自己的態度。同時也冀望著能從範閑這裏得到某些有益的提示，隻是對方既然保持沉默，自己總不好太過冒失。有婉兒在中間作為橋梁，將來如果京中局勢真的有變，不奢求監察院方麵能幫助自己。但如果範閑能夠透露一些有用的信息，那就足夠了。

“聽說太醫正在府上已經來了好幾回？”

他有些別扭地轉了話題，長年的馬上生涯讓他對於這種官場之上的曲線有些不大了然。

範閑在心裏笑了一聲。解釋道：“他想讓我去太醫院任職，被陛下駁了後，又想我去太醫院教學生。”

本是閑談，大皇子卻認真了起來，說道：“範閑，我也認為你應該去太醫院，當夜我也守在廣信宮外，看那些禦醫們的認真神情，就知道你的醫術實在是了得。”

他好奇問道：“其實京裏很多人都奇怪。你怎麼敢讓範小姐在自己地肚子裏麵動手？那些禦醫們已經將你吹成了仙人一般。”

範閑苦笑應道：“別信他們的，大家都知道費介是我的老師...如果讓他們四歲地時候，就天天去挖墳賞屍，替泡在屍水中的屍首開膛剖肚，他們也會有我這本事。”

“原來如此，看來什麼事情都不是天才二字就足以解釋的。”大皇子歎息了一聲，接著勸道：“太醫院當然及不上監察院權高位重，但是勝在太平。太醫正的想法也極簡單，你的一身醫術如果傳授出來，不知道能夠救多少條人命。”

他認真看著範閑地雙眼：“救人這種事情，總比殺人要好。而且我常年在軍中，也知道一個好醫生，對於那些受傷的軍奔來說，意味著什麼。”

“為什麼要去傳授醫術？”

“造福天下。”

“太醫正想必也是這個意思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殿下原來今天的兼項是幫太醫正做說客，難怪先前話題轉地那麼古怪。”範閑哈哈笑了起來。

見他笑的得意，大皇子的臉漸漸沉了下來，說道：“莫非你以為我們都是在說胡話？”

其實確實接近胡話了，讓範閑放著堂堂的監察院提司不幹，去當醫學教授，放著誰也勸不出這樣的話來，偏生太醫正和大皇子這兩個迂直之輩卻直接說了出來。

範閑止了笑聲，發現胸口的傷口有些隱隱作痛，嚇了一跳，說道：“不是取笑，相反，對於太醫正我心中確實倒有一分敬意。”

要做外科手術，有許多問題都無法解決，第一是麻醉，第二是消毒，第三是器械。如今這個世界的水準不足以解決這些關口，範閑麻醉用的是哥羅芳，消毒用的是硬抗，這都是建立在自己強悍地身體肌能基礎之上，如果換成一般的百姓，隻怕不是被mi藥迷死，就是被並發症陰死。至於器械問題，更是難以解決，範閑和費介想了幾年，終究也隻是傾盡三處之力，做了那麼一套。

如果連止血都無法辦到，還談什麼開刀？

將這些理由用對方能夠理解的言語解釋了一遍，大皇子終於明白了，這種醫術是一種比較強悍的醫術，是用傷者的身體與那些刀尖mi藥做著抗爭，如果範閑不是自幼修行，也是挺不過來的。

想到西征軍中那些受了箭傷，終究不治的軍卒，他終究有些遺憾，一拍大腿歎息道：“就沒有更好的法子？”

不知怎的，範閑的腦海中又浮現出妹妹那雙出奇穩定的手，安慰道：“有些基礎的東西，過些天我讓若若去太醫院與禦醫們互相參考一下。”

大皇子點了點頭，又道：“先前，你似乎對於造福蒼生這四個字有些不以為然。”這是他心中的疑惑，範閑表麵上當然是位以利益為重的權臣，但幾番旁觀，大皇子總覺得對方的抱負應該不止於此才是。

範閑安靜了一陣，然後輕聲說道：“造福蒼生有很多種辦法，並不見得救人性命才是。”

大皇子有些不理解。

“比如殿下您，您在西邊數年，與胡人交戰，殺人無數。”他笑吟吟地說著：“可是卻阻止了西胡入侵，難道不算造福蒼生？”

這一記馬屁，就算大皇子再如何沉，也得生受著。

“再比如我。雖然世人都以為監察院隻是個陰森恐怖的密探機構，但如果我能讓它在我手中發揮作用，盡量地往正確的路上靠，讓咱大慶朝的天下牢不可破，天下黎民可以安居樂業...這難道不算造福蒼生？”

“目的或許是一致的，但方法可能有許多種。”範閑越說越起勁兒，像極了自己前世時的初中語文老師，眉飛色舞地將魯迅當年棄醫從文的舊事講了一遍，當然是托名莊墨韓的古籍上偶爾看到的千年前舊事。

大皇子微愕：“救國民身體，不若救國民精神？”他一拍大腿說道：“可是我慶國如今並不是這故事中那國的孱弱模樣，何需以文字教化？”

這話實在，慶國民風純朴之中帶著一股清新的向上味道，與清末民初讓魯夫子艱於呼吸的空氣大不相同。

範閑笑了，說道：“所以...我不止棄醫，連文也打算一古腦棄了...我這算什麼？棄醫從政？棄筆從戎？”

大皇子依然不認同他的觀點：“你確實是位天才人物，為什麼不將胸中所學盡數施展出來？如果能讓這個世界變的更好些...”

範閑有些艱難地揮揮手，說道：“大多數人都想要改造這個世界，但卻罕有人想改造自己。我以為，先將自己改造好了再說。”

數十年前，曾經出現過一個想要改造這個世界的女人，結果她死了，範閑不想步她的後程，他比較怕死，比較自私。

說話間，窗外忽然傳來一陣喧鬧聲，聲音裏透著喜慶。

大皇子看了他一眼，笑著說道：“看來封賞你的旨意，終於下來了。”

範閑自嘲一笑，沒有說什麼，清澈的眼眸裏潛藏的隻是對自己身體的擔憂，僅此而已，並沒有搶先去憂一憂天下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